



【浮生】

我经常梦到父亲，梦中也特意去寻找父亲。父亲仍然穿着老头衫，大裤衩，在月光下拉着二胡，左肩微高，整个上半身向右倾斜，双眼微闭，脑袋随着琴弦的走势摆动着。动情之时，喜形于色，眼睛眯成了月牙儿……

月光下的父亲

□杨晓曦

已经晚上10点半，我一个人从商业局大门出来，向街中心的十字路口走去，只喊一声：“爸——爸——”

“哎——”从百货公司家属院或者商业局家属院里传来父亲的应答。

这是12岁的我和父亲的暗号。

三十多年前的月亮大而明亮，照在屋顶上，地上便映出房屋麻黑的影子。照在地上，泛起白光一片。人在睡觉，街道在睡觉，家属院老式砖瓦房在睡觉，一切都归于沉静的状态。老式瓦房的砖缝很宽，土鳖就着月光从缝里爬出来活动，被手电筒一照，就凝固在光影里，父亲用长筷子夹起来放进瓶子后，再往砖缝里扒拉几下，有时候会扒拉出来几个瓜子状带着硬壳的土鳖籽，也装进瓶里。此时，父亲穿着老头衫、大裤衩，弯腰盯着墙面嘿嘿笑着，变成了一弯月牙。

“书看完了？”父亲问。
“嗯，连明天的功课都预习完了。代数有一道例题看不懂。”我手拿小树枝跟在父亲的身后，朝墙缝里扒拉几下，也弯腰瞅着，变成父亲的尾巴。
“明儿上课好好听老师讲讲。”

“好。”
“回家，睡觉。”
把捉来的土鳖籽、土鳖倒进靠墙砖砌的锯末池里。我的房间不大，靠西窗一张三斗的桌子，桌子南边靠墙是土鳖池，北边贴墙是我的床。在土鳖窠窠窸窣吃食的节奏里，我很快进入梦乡。梦中，桌子三个抽屉靠床的那个，装了满满的核桃，据说，吃了补脑，记性好……

核桃，是用卖土鳖皮、土鳖籽的钱买的。这是父亲最早的创业意识。

父亲兄妹五个，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，他是最末。他10岁那年，奶奶去世，上了两年小学的他辍学回家。

弟兄三个天生学习能力强，大伯学会了修配眼镜，落户外地，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致富的商人。17岁的二伯带着一本字典参军提干，做了文职干部，带家属转业，也去了他乡落户。最小的父亲学会了拉二胡和做饭，开始在农村集体食堂做饭，后来在铁路文工团干了一段时间，回到了老家，靠着一本字典从书本上学习厨艺，技艺日渐精湛，被商业局聘请做厨师。他努力工作，希望有一天农转非，迈出农门，走进新天地。

我懂事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是厨师，还会拉着二胡唱戏。暑假，我们坐在伙房前的空地上纳凉，父亲常会拉起二胡，左肩

微高，整个上半身向右倾斜，双眼微闭，脑袋随着琴弦的走势摆动着。闻声而至的人越来越多，他的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，二胡曲的声音越来越高亢，越来越饱满……不管有没有掌声，他都很陶醉，喜形于色，眼睛眯成了月牙儿。

父亲常常遗憾自己不能上学，喜极了爱读书的我。做饭时，洗一根黄瓜、一个西红柿，把白萝卜里最甜的一段切下来，用盘子端进我的房间，便是天然的水果拼盘。每次考试，比赛，把喜报拿回来的时候，父亲都会笑咪咪地把它们贴在食堂的墙上。来来往往打饭的人看到都会夸奖几句：“咦？师傅的丫头全能比赛又得了个第二名？”父亲一边打菜，一边把菜勺在菜盆上当当当磕上几下，提高声音说：“那是！我家妞争气着哩，你看看旁边，绘画比赛、朗诵比赛、黑板报画，嘿嘿……”父亲眼睛小，笑得眯成了细细的月牙儿……

有一天，卫生局搭伙吃饭的王叔说：“你家丫头学习好是好，就是体质差点儿，瘦得像根豆芽儿，早晚会影响记忆。”

父亲急红了眼：“那咋办？”
“吃核桃，补脑。”

核桃于我是最奢侈的零食。父亲微薄的工资还要寄回农村养家，追随父亲在城市读书的我别无奢念，偏偏父亲就是相信核桃补脑。钱从哪里来？卫生局的王叔告诉他，土鳖籽、土鳖皮是中药……从此，灯下读书，室外劳作，我和父亲在每一个洒满月光的深夜，保持着一种默契。

麦收的时候，父亲会回到农村的家里帮助收麦。但是，他的目的好像不完全是为了收麦子。

月夜凉爽，他会带着我去地里铲麦茬。镰刀割过的麦茬带着一部分麦根铲下来，晒干了，烧火做饭比麦秸耐烧。每年，我家的院墙边上都会在这个季节堆起一座“麦茬山”。

一轮明月下，父亲给寻常的铲子安一个长把，弯腰站着，两手拿着铲子一伸一缩往前推送着，麦茬就带着一部分根整整齐齐倒下了，我跟在后面，把麦茬根部的土在地上摔打掉，拢成堆。

“吡吡吡，吡吡吡”，铲麦茬的声音听起来沙沙的，节奏快且干脆。父亲回头看我一下，往心里呸的一声吐口唾沫，又抓起长把铲子，边铲麦茬边说：“以前相媳妇的时候，就到池塘边听姑娘洗衣服的棒槌声，嘭嘭嘭，一声比一声紧，那就是一个麻利闺女，尽管娶……”

我听了，大笑。因为犯困，我正一搭没一搭磨磨叽叽地打麦茬根上的土……

“看到了吧，只要肯干，咱

家一年烧锅用的柴就有了。”父亲边铲麦茬边说：“穷没根富没苗，不干是不中。要不咋说好男不争家产、好女不争嫁妆？你好好读书，不愁没钱花。”

月光下，一眼望去，麦茬泛着白光向天边铺展，没进远树的阴影里，一阵夜风吹过，能感觉到大地的呼吸。麦茬的香气，泥土的香气，裹在一起扑进鼻子。我站起身，看着一堆一堆码放整齐的麦茬被铺上了月光，像一朵一朵蘑菇云。父亲穿着白色的老头衫、大裤衩，弯腰铲麦茬，像一弯月牙。而我追随着月光，踩着一堆堆“蘑菇云”，往前移动……

父亲被诊断出食道癌的时候，我的心如沉冰海，被恐惧惊得一片迷乱。

听说向日葵芯煮水能治癌症，我求内蒙古的朋友快递过来，大姐天天熬了给他喝；听说下堤余村有祖传的中药可以让癌症患者免受后期的疼痛，我辗转去乡下买来给父亲；听说蛋白粉能补充营养，不分贵贱买回来……

“效果怎么样？”
“中。”父亲轻声细语。后三个月他已经不能大声说话。

巴旦木、核桃、花生、瓜子、开心果……哄着父亲出去散步的时候，我见什么买什么，但凡他能吃一口，哪怕一颗瓜子我都兴奋不已，说不定哪一口饭就让营养机缘巧合补充上了呢？就能多一点希望在生死边缘上多徘徊一阵子，给大家一线希望去挽救他。

那天，我把饭店带回的扣肉带到医院，他尝了一下，开玩笑说：“没我做的好吃。”接着就哑声笑，眼睛眯成了月牙。我的记忆里，父亲一直是笑着的，时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，包括他病重的最后几个月。他的笑，一度让我认为父亲的病有了好转的迹象。

前几天，突然听大姐说父亲在最后几个月一直被病痛折磨，鸡蛋羹都难以下咽，有一次还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抬手打了自己几个耳光。可是，他去世前几天明明还吃了我喂下去的九个饺子……

他对大姐说：她买的那些中药粉真不好下咽，也不止痛，蛋白粉太甜吃了腻味……她从小到大跟着我，惯坏了，脾气躁，麦秸一样火一点就着，你要多担待她……

一切，父亲只是想给我一个没有遗憾的未来。

我经常梦到父亲，梦中也特意去寻找父亲。父亲仍然穿着老头衫，大裤衩，在月光下拉着二胡，左肩微高，整个上半身向右倾斜，双眼微闭，脑袋随着琴弦的走势摆动着。动情之时，喜形于色，眼睛眯成了月牙儿……

【读心】

面对星空五分钟

□耿艳菊

在城市生活，我没有走夜路的习惯，因为笨而胆小。日光辉煌里犹自迷迷糊糊，过马路更是东张西望，紧张得不行。上周五工作忙到很晚，下地铁已是晚上10点多了。从地铁到家要走15分钟，这段路有点荒凉，一边是马路，一边是拆迁后的狼藉，野草丛生里幽静得吓人，总觉得有什么隐藏在那里。

路灯很密，昏暗的光聚集起来，夜不黑，却是混沌沌的，像眼前罩了一层纱，扯又扯不掉。幸好是夏季，稀稀疏疏有三两晚归的人，虽是低着头急急往家赶，但我胆战心惊的怕缓和了两分。

我亦低头疾走。忽然蹿到面前一只小狗，我大惊失色下急急往后退，心怦怦跳得厉害。然后就听到了一声呵斥，一对中年夫妻站在了我面前，他们关切地询问和道歉。原来，天热睡不着，他们在遛弯儿呢。我紧张的心弦放下来，蓦然一抬头，远处楼群灯火辉煌，灰苍苍的天幕上竟镶着几点钻石似的小星星。

有多久没看到星星了？星辉和月光如今是稀罕物。很多时候，是没那份闲情了。即使偶然萌发一点点，城市的灯光比日月星辰都稠密，心中弥漫的诗意也暗淡了下去。况且，我们习惯了低头匆忙赶路，或依赖性地摆弄手机。我们早已遗忘了抬头仰望的姿势，星空的美远远地在记忆中模糊成寒天里哆哆嗦嗦拍出来的一张照片。

望着沉沉的天幕，数起来：一颗，两颗，三颗……我又惊又喜，想起辛弃疾的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。边走边背：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”

阿勒泰的李娟说，走夜路，请放声歌唱。真的如此。伴着星星和宋词，后边的路我走得很轻盈，忘记了怕。

我一直是胆小的人，但过去我生活在乡村时没少走夜路。那时没有路灯，而星辉便是天空赐予我们的光亮，一点不觉得怕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我们就到学校去上早读，学校在另一个村庄，要经过长长的庄稼地才能到。邻家姐姐勤快，每次都起得很早，喊胡同里的小伙伴一起去学校。月亮挂在天上，星星眨着眼，我们沐浴着星辉走在乡间小路上，大声聊天唱歌背课文，嘻嘻哈哈，一路洒满笑声。有时，我们还会做一个古老的游戏，跟着月亮星星走。我们走，月亮星星也走。我们停，它们也停。

中学以后，我没有选择住校。学校在镇上，与家相距二里地，常常是头顶星星出门，踏着月色回家。犹记得初一时，学校的一位老师下了晚自习和我们一同回家，寂静的柏油马路上，偶尔一辆车喇一下开过去，又留下长长的寂静。老师抬头看看，一轮皓月正当空，说，我教你们唱歌吧。说着就唱起来：“河山只在我梦萦/祖国已多年未亲近/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……长江，长城/黄山，黄河/在我胸中重千斤/不论何时，不论何地/心中一样亲。”

老师的歌声回荡在夜色里，那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。多年后，当我在异乡街头听到这首歌时，心里不由一震，眼前浮现出月亮的皓朗和星星的光辉。

莎翁说：“我们的生活，可以远离尘嚣。森林中有树木窃窃私语，流淌不息的小溪似万卷书籍。神的教诲寓于路旁之石，世界万物皆蕴涵着启迪。”真的能远离尘嚣吗？梭罗也只是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？红尘万丈，牵绊太多。

最近在读德富芦花的《自然与人生》，开篇便是《面对自然五分钟》。远离尘嚣如梦想在云端，我们总可以借鉴一下德富芦花，面对星空五分钟，也是很美的事。劳累了一天，推开阳台的门，让自己静静地待一会儿，七八个星天外，原来是一个浩瀚的世界。

